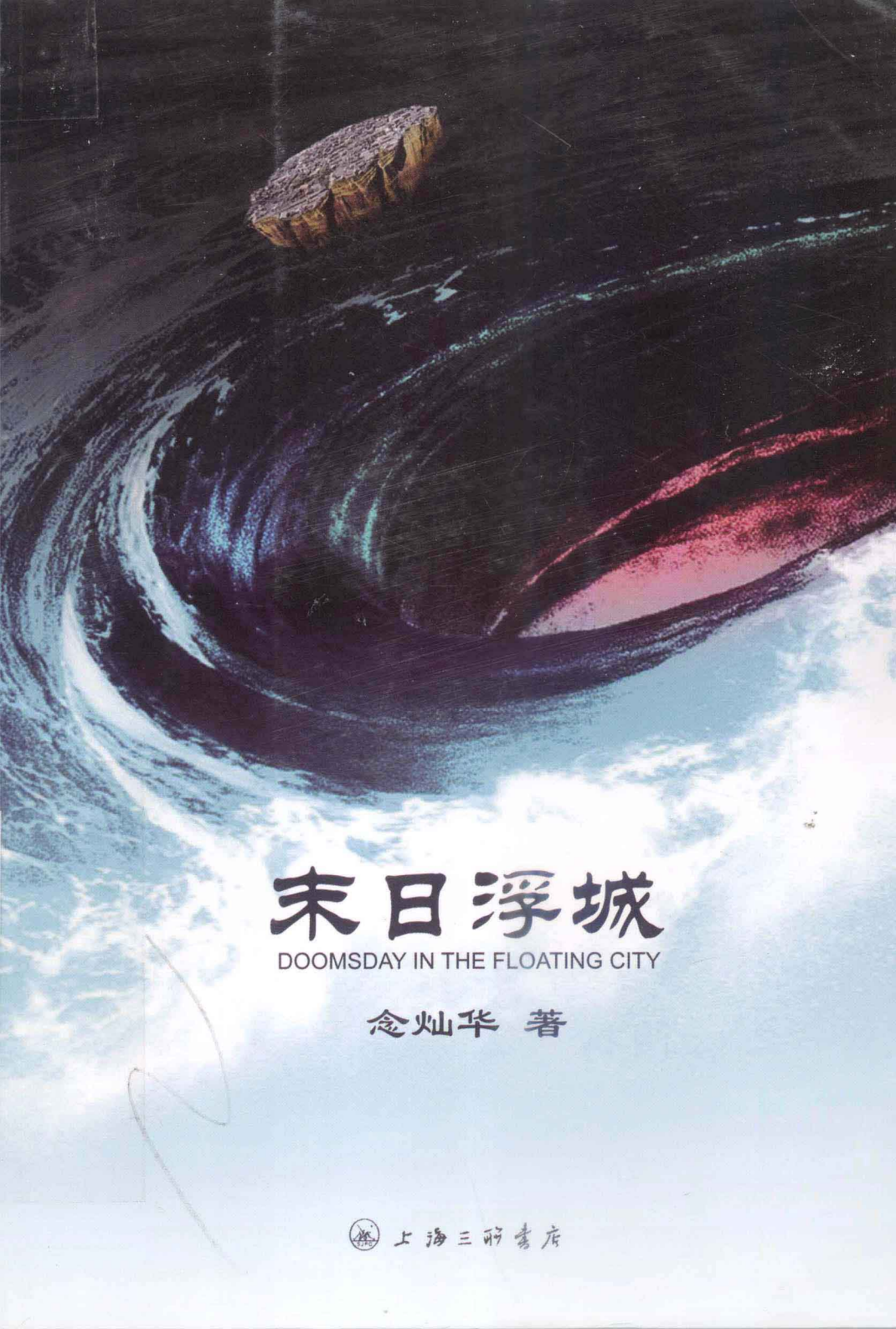




末日浮城

DOOMSDAY IN THE FLOATING CITY

念灿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末日浮城

DOOMSDAY IN THE FLOATING CITY

念灿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浮城/念灿华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

ISBN 978 - 7 - 5426 - 4029 - 1

I. ①末… II. ①念…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9692 号

末日浮城

著 者 / 念灿华

责任编辑 / 冯 静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高海涛 黄钰文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385 千字

印 张 / 14.3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029 - 1/I · 657

定 价 / 36.00 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56475597

献给梅里雪山

每一个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总有许多话想说,尽管他知道,作品自己会说话。

为什么写作此书?本书写作源于我和妻子在旅行前的一个突发奇想——让一座城市漂浮起来。于是,在旅行途中我带上了观察者的眼睛,考察地形,了解风俗,创造人物,设计对白,构思情节等等。大自然给了我不少灵感,让我有了表达的欲望。当日照金山的美景击中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时,我便决定为梅里雪山写一部小说。

此书是如何创作的?编故事并不难,寻找这个故事的全景才是关键。一粒播撒在悬崖上的种子,你不用担心长出的花木不够特别,因为它会想尽一切办法吸引营养,茁壮成长。于是我翻查资料,学习知识,寻找理论支撑,包括但不限于航海、船舶、海洋、星空、地理、历史、风俗、人文、宗教等各个方面。这些都相对简单,我认为创作最关键的两点在于信念和目的地。我曾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试图否定这个故事,结果适得其反。我确信这辈子都绕不开它,把它写下来是唯一选择,这种信念帮助我在漫漫写作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而当最后一笔在心头落下时才开始在着墨写下第一笔,这让我在自己制造的文字迷宫里时刻保持清醒,少走弯路。事实上确实如此。我最终完成的小说在架构上与最初的构思并没有太大出入,期间也没有大幅修改。

创作此书的意义何在?码字就像码石头,码得好一点就是玛尼堆,码得再好一点就是山,码得更好一点就是雪山。玛尼堆上的一个愿望,山顶上的一缕清风,雪山上一片纯白,就是写作的诉求和意义。此书格局没有宇宙那么大,也不如银河系,甚至都没出太阳系,仍然局限在小小的地球上。我试图探讨一下这个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爱与孤独的关系,重塑这个时代的信仰,拯救这个时代的灵魂。实际上,一本小说不会对现实社会产生多大影响,但写作总要有所兴寄。不管怎样,我为此书

倾注了所有的感情、思想和情怀。当然读者也许会有意外收获,比如山上突然跑出一只金丝猴,或者滚下两只穿山甲。

此书是如何出版的?写作如造船,出版如航海。写在我笔下的,竟然全部变成了预言。我在小说的结尾曾说“总有一个梦想会抵达大洋彼岸”,于是我的小说漂洋过海,得到了美国学术出版社(APC)的青睐。小说结尾也曾说“我将归来,万马千军”,于是它又从北美洲折返回来,登陆了上海滩,由上海三联书店在国内出版。这期间我也曾遭遇过不少滑铁卢,大概有一百次吧。出版拒我千百遍,我待写作如初恋。

感谢我身边以及网络上的朋友们。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之一,也是我命运的组成部分。

感谢陈鹏、衲子和沉言同学。你们在本书构思、创作、连载和修改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成书中仍然不乏写得天真和粗糙之处,还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感谢张小平教授。你的两篇论文——《大陆的来源与生存原理新探》和《台风、飓风是如何形成的?》是我整个故事的心理理论支撑。

感谢海象传媒的茅贞勇总裁和李云良编剧。本故事将来未必能够搬上银幕,但是在它还只是一个概念的时候,两位的一句“先写下来”,却成了我创作此书不可或缺的外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写下这个故事并寻求出版,只为某一天将它摆到你们桌上。

感谢金乾生老师和钱杰先生给我的信任和帮助。

感谢冯静编辑。你的真诚和热情是此书能够在国内出版的最关键因素。上海三联书店有一个理念,“以书生的眼光选书,以商人的头脑经营”,也许正是因为有前半句话,我的书才能在国内找到婆家吧。能在有着八十年悠久历史的三联书店出版我的第一本书,本人倍感荣幸。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小说后面十多万字全为手写,是你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敲到电脑上的,而许多关键情节都是在枕边给你讲故事时才突然浮现出来的。你的倾听、赞美和批评一向是我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没有你的理解和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部小说。

写完此书,我正好三十岁,正是因为此书,而立了。现在,这个故事从我心头走出,来到了你的面前。

目 录

自序	001
引子	001

第一部 旅行时代

1. 初见雪山	020
2. 青青子衿客栈	023
3. 远远一瞥	026
4. 古道相遇	029
5. 同船渡	033
6. 诗词墙	037
7. 醒来泪一颗	045
8. 候鸟之约	050
9. 长江第一湾的姑娘	055
10. 虎跳峡的军人	060
11. 休止符	068
12. 行星交通事故	072
13. 辐射泛沦	078
14. 两次亲密接触	083
15. 群山思绪	088
16. 爱在日落黄昏时	096
17. 梅里传奇	100

18. 星月耀雪山	104
19. 爱在黎明破晓时	111
20. 冰川下的溪声	119
21. 雪山之泪	126
22. 玉字的第三种写法	131
23. 酒吧歌声	137
24. 谁的玉江	142

第二部 漂流时代

1. 劫后余生	152
2. 东巴纸上的预言	155
3. 别时谢礼	165
4. 死亡艳遇	173
5. 恶魔城	181
6. 灵魂的灰烬	190
7. 音乐烽火	195
8. 刻舟殉情	201
9. 纳西式葬礼	203
10. 安魂汤	210
11. 一木一菩提	214
12. 化踪	218
13. 神话传说	226
14. 平安夜	231
15. 迷失经纬度	235
16. 雨季沉沦	241
17. 黑白之战	246
18. 立帆	253
19. 溶洞沙漏	258
20. 天雨流芳	266
21. 彩虹护佑梦	273
22. 三朵之舟	279
23. 开拓者与守护者	286

24. 白鹤领路	294
25. 我将归来	301

第三部 航海时代

1. 暗夜风雨	310
2. 幻觉的破灭	316
3. 第八大洲	321
4. 航海之心	326
5. 丁岛	330
6. 热带气旋	336
7. 飓风的踪迹	341
8. 命运大轮盘	347
9. 顺风而下	352
10. 风中之城	357
11. 在每一个暗夜里	363
12. 再次漂流	368
13. 信仰之塔	371
14. 七封情书	374
15. 笔停风起	380
16. 藏身大溶洞	388
17. 问天	394
18. 云墙	399
19. 风眼推手	405
20. 玉碎	410
21. 空心巴别塔	414
22. 天之民	418
23. 人类之子	424
24. 寒江雪	428
25. 玉江沉没	436
 尾声	 443

他就像一个将军，率领着他的十万飞禽和十万走兽大军回来了！他一定是为了我回来，一定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苍天啊，你赶快送他到我身边！我知道，他就是你送到我身边的天使，只要能见他最后一面，我愿意立马死去！在那一刻，我将获得爱情，哪怕只有一刻，我也愿意为此付出生命。让十万只走兽带走我的身躯，让十万只飞禽带走我的灵魂！我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今生我为此刻而活，今生我也为此刻而死！

假如命运刚刚落笔，假如人生可以重写，假如悲欢只有一个梦的长度，假如故事都有美好结局；假如我行走在无边的荒野，假如远方传来你的驼铃，假如心在夜的沧海里明灭，假如谁在时光森林里迷失了自己；假如江河不再歌唱，假如所有高山流淌成海洋，假如天空不那么辽阔，假如大地已没有从前；假如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假如所有神话都变成现实，假如繁星一颗颗跌落，假如曙光不再投来一瞥……

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本带有魔法的案头之书。我们随手打开其中任何一页，上面都写着一个“假如”。下一次你再打开该页，可能跟上一次看到的内容又完全不同。现实往往只是我们第一次打开时间之书看到的样子，小说给了我们第二次打开时间之书的机会，甚至第三次，第四次。

比如我们就从你打开这本书的现在开始，你看到了一个故事，它在现实里可能并不会发生，但在时间之书的这一页，它确实发生了。故事里的时间或许还在未来，或许已经过去，或许就是现在，这并不妨碍故事继续往前推进，因为这是另外一个时空。这个故事随时等着你一起前行，这是属于你的梦境，你进来了，它就开始，你出去了，它就停止。那么，你进来了吗？如果进来了，那就让我们的故事开始。

大概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生存的世界有太多失望，每隔几年，地球上总会盛传一个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然而到了传说之期又什么也不会发生。这些末日传说都有一个神秘来源，比如 1999 年版本来源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2012 年版本则来源于玛雅人的预言。1999 年之后，人们遗忘了诺查丹玛斯，2012 年之后，人们却并没有遗忘玛雅人，因为下一次末日的预言仍与玛雅人有关。

有美国专家在 2012 年前曾发表文章说玛雅人的计算存在严重误差，真正的末日应当延后到 20×× 年冬至，并提出了一系列言之凿凿的证据。当时人们早已被 2012 的末日传说迷得神魂颠倒，并未在意这些胡说八道。直到 2012 年悄然过去，末日延后的说法才引起了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末日的期待落了空，需要找一点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地震、火山爆发、海啸、泥石流、飓风等各种自然灾害依然在世界范围

内频繁发生,这就像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时刻在提醒着人们总有什么东西要到来。

于是我们将时间之书翻到20××年冬至的清晨。

丁天民大概五点半就起了。昨天晚上他和江雪说好的,今天一早去那什海边看候鸟。他给她发短信,问她起来了没。过了好一阵,江雪的短信才回过来。

“抱歉,昨晚没睡好,现在感觉身体不舒服,头疼得厉害。恐怕不能陪你去那什海边了。”

丁天民一看这短信就僵住了,今早的约会他做了无数设想,对于昨晚的遗憾或许还能再做什么。但是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多少机会了,他心中突然生出一丝悔意。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手中握着不少时间,有些事情可以慢慢来,但也许一瞬间,你手中的金币就会被人无情地偷走。

是江雪有意拒绝他吗,还是江雪真的不舒服?丁天民宁愿相信后者。

“哦,那你好好休息吧。”

丁天民回完这条短信,倍感失落,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他一时想静静地呆在屋子里,守着隔壁的江雪,珍惜这最后相处的时光,但又担心自己弄出声响打扰她休息,况且躲在小屋里谨小慎微地神伤,终不是他愿意看到的自己。

“好吧,这还不是世界末日。”丁天民喃喃自语,对于刚才痴痴的想法报以自嘲。

不过那什海他已经不太想去了,一来一回要耗费太多时间。不管怎样,他还是想在江雪醒来时尽早见到她。于是他拿出手机准备给达旺发短信,突然想起昨晚只是跟他口头相约,并未留下号码。酒吧里的人应该会有他的联系方式,于是他决定去酒吧问问。酒吧会不会还没开门呢?不管了,出去走走也好。

这似乎真的不是世界末日。

河水依然流淌,树木依然飘摇,天空依然洁净,街上依然人来人往。这就像无数个平凡的清晨一样平凡,这也像无数个充满奇迹的清晨一样充满奇迹。人们从世界各地涌来,在玉江相遇离别,或者说上几句,或者一句话也不说,或者有所想念,或者完全忘记。每一次相遇都是奇迹,每

一次离别都很平凡。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本来也是这样。

丁天民在街上大口呼吸着这个世界的气息,与许多陌生人擦肩而过,之后,很快就来到了四方街。果不出他所料,四方街的酒吧还没开门。一夜的狂欢买醉,为的就是逃避世界,所以那些人是不会这么早就起来面对世界的。世界从不打烊,关上的只是我们的心门。

找不到达旺的联系方式,丁天民在街头一时踟蹰。当然,他完全可以不用知会达旺他不去了,达旺即便没有等到他,也不会有多大失望,毕竟只是萍水相逢。再说他可能还要忙于别的生意,刚才从他身边匆匆而过的旅行者,也许就会有人光顾达旺的马场。对于达旺来说,丁天民跟他们本来也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作为军人,丁天民深知信守承诺的意义。不管你做出承诺的对象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一旦你做出了承诺,就要对自己负责。所以丁天民决定还是去一趟那什海。

要去就得尽快,丁天民期望自己能在江雪醒来之时已从那什海赶回,他给自己江雪做一场梦的时间。去看候鸟,这本来也是江雪的心愿,丁天民就当自己是替江雪完成心愿,替她做梦。

丁天民跟一辆出租车谈好了价钱,直奔那什海。达旺果然在等他。丁天民一下车就看到了达旺黝黑的脸孔上灿烂的笑容。这个笑容就是对他信守承诺的最好回报。

“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呢?”

“她有点不舒服,今早来不了了。”

“真遗憾,还以为能够再看到美女呢!”

天民心想,敢情达旺等的不是自己,而是江雪啊!他又问:“那匹白马呢?”

“早就为你准备好了,拴在那棵树上。”

丁天民看到马儿竟有一种见到老朋友般的亲切,但是老朋友正自顾自地吃草,不理睬他。

“不着急。我先看看候鸟。”

出租车刚刚翻过山头,无处不在的候鸟很是惊艳。海子里、田野中、山林间、天空上,一个个自由奔放的灵魂组成一片汪洋大海,掀起阵阵巨大的风潮。漫天飞翔的队伍或整齐,或凌乱,或交错,或回旋,就像浪花拍打岩石溅起的无数浪花。万鸟参差鸣叫,也正像那细腻而又雄壮的涛声。

丁天民走到海边,想尽量融入候鸟的队伍之中。清晨的阳光贴着地

平线温柔地抚弄水草，寒冷的海风则在海面上空肆意地吹洒。

一大早，马场还没什么生意，达旺躲在那艘侧翻竖立的小船后面避风。他从小船后面探出身子，对丁天民说：“你冷不冷啊，过来这躲躲吧。”

丁天民扭头兴奋地说：“我们现在就去骑马吧！骑马就不冷了。”

“看你这兴奋劲，你是恨不得有只大鸟能让你骑着在天上飞。”

“要是我自己能飞，那就更好了。”

“好吧，我的军官同志，天上就是你的十万大军，我去给你牵马。”

丁天民来到白马跟前，和它对视了一眼，并抚摸着它那长长的鬃毛。马儿鼓动了一下鼻翼，等丁天民一跨上马背，它竟然昂头一声狂嘶，上空的候鸟群被惊得像风吹云一样飘散了。

“每次白马如此表现的时候，就表示它对马背上的人充满了信任。但是这样的时刻很少。”达旺说。

“说真的，我也对它充满了信任。”

“抓紧缰绳！”

在十万只候鸟飞翔的天空之下，仅有一匹白马奔跑着，一时空气被撕开了一道裂缝，候鸟群像是受到一阵强劲的气流冲击一般在天空不断变幻着阵型。

丁天民庆幸自己能够看到如此壮观的候鸟群，但又遗憾江雪没有和他一道前来。他想尽情流连，但心思早就飞到了江雪的身边。她是否已经醒来？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是否已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刚才坐着出租车离她越来越远，他的心就越来越乱。等到了目的地，发酵一夜的情愫就像休憩一晚的候鸟，在清晨的大地和天空之间振翅狂飞，齐声嘶鸣。

爱情是一种生命的疯狂，在一汪澄澈湛蓝的湖水面前，它无处遁形，也不再犹豫，爆发出了最强劲的生命力。有一种痛彻的悔意就像这如箭的马蹄一般掠过他的心。在旷野上奔驰了几个回合之后，丁天民跳下马背。

“跑起来风大吧？你眼睛都吹红了，还有迎风泪。”达旺从丁天民手中牵过缰绳，“今天的候鸟有点不对劲。都九点多了，怎么还在天上飞得这么欢？以往可不这样。”达旺自顾自地说。

丁天民仿佛没有听见似的说道：“我打算回去了，达旺，我们后会

有期。”

“这么快？这候鸟都还在飞，你怎么就歇脚了？”达旺很诧异。

“我得回去照看一下那个女孩。”丁天民直言不讳。他选择对一个不相干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就代表他已对自己说了相同的话。

“哦，明白了。”达旺神秘地一笑。

这时那匹白马竟在原地奋蹄狂嘶。达旺费力地牵住缰绳。

“这匹马好像有点舍不得你。”

就在此时，其他马匹仿佛受到召唤一样，都在原地不安地嘶喊着，牧马人们都走出屋子去安抚马匹。天空黑压压的鸟群仿佛也受到煽动，掀起了又一轮的飞翔风暴。

达旺表情诡异地说：“不对劲，真的不对劲，候鸟不对劲，马也不对劲！”

丁天民心头一个念头闪过。突然，大地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江雪真的不舒服。四天的舟车劳顿已让她疲惫不堪，昨晚又大哭了一场，很晚才睡。早上被丁天民短信叫醒的时候，她只感到头痛欲裂，全身轻飘飘的，自忖是产生高原反应了。她心里虽愿意赴约，但身体发出抗议信号，也只好婉拒了丁的召唤。

等江雪再次醒来，已大概九点光景。她是被外面猫狗的叫唤声吵醒的。此时头痛已消，身体无甚大碍，但想到浪费了这大好的早晨，不免懊恼。隔壁没有响动，他一个人去了那什海？江雪推门出去，希望能看到丁天民坐在院子里抬头看着她笑。但是石桌旁没有人。

梅倾在楼下看到了她，笑着喊道：“起来了啊？也不知什么原因，猫和狗一直在叫唤，吵到你了。”

“没事，我也该醒了，今天天气真好。”

江雪又退回房间收拾。过了一会，她听见楼梯和走廊有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她开门一看，梅倾满面春风，手里端着一碗热汤，飘着一种药草的清香。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给你熬了一味药汤。”

江雪受宠若惊，梅倾身上自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亲切气息，她顺手就接了过来，但不免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不舒服啊？”

“丁天民早上走的时候问我们了。这个没有大碍，许多从梅里雪山

回来的女孩都这样。云峰稍微懂点药草，以前就经常给房客熬汤。你趁热喝吧！”

江雪心头一暖，又问：“丁是去那什海了吗？”

“他说是。你是不是联系不上他？我刚才打电话让高云峰回来看一下猫和狗是怎么回事，一直也打不通。短信也发不了。真是奇怪。”

喝下药汤，送走梅倾，江雪却并未打算和丁联系，她现在想的是收拾行装，为中午的航班做准备。江雪所带行李本来不多，一会就收拾停当了。衣物和洗漱用品都已装进了包里，只剩下一盒火柴和一个氧气瓶的空壳扔在桌上。江雪凝视着两个物件，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最后，她将火柴盒装进兜里，打算在古城里做最后一次漫步与玉江告别。

客栈门口的小溪还是那么欢快清澈，迎面而来的阳光温暖着江雪的每一寸肌肤。她缓步走过曲折的小巷，慢慢走进喧嚣的人群。回头一看，远远的是玉龙雪山挺拔的身影。来到四方街，她看到一群纳西族妇女坐在溪边的台阶上晒着太阳说笑，竟也忍不住坐到她们中间，一起在阳光里融化。但日光倾斜，光阴流转，江雪很快就要起身去赶飞机了。纳西人的生活要继续，江雪的生活也要继续。

江雪此行仍有很多遗憾，没有逛遍古城的每一条街道，没有听过纳西古乐，没有去过小隐古镇，没有去过泸沽湖，没有看到那什海的候鸟齐飞，没有看到最壮观的中虎跳，没有看到最美的纳帕海，没有看到绿草如茵的草原，没有看到繁花似锦的香格里拉……然而却看到了梅里雪山，看到了明永冰川，看到了日落金山和日照金山……但，这些仍然不够，不够……丁天民怎么还不回来？

江雪昨晚把眼泪流干之后，就一直在故作坚强。早上醒来虽略有懊恼，但身体的不适，她又当作是上天有意帮她了断情缘的佐证。而丁天民居然一个人跑去那什海了！这简直不可饶恕。他细微关怀递来的暖意，不过是帮她撑起高傲的翅膀。哼，你这个时候关心我，是不是晚了？但是当江雪再次见到玉龙雪山时，她又想起了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现在，当她坐在四方街的溪水边石阶上阳光里，却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等待丁天民的出现，而这正是她等待他的最好姿态。是的，他们虽然没有约定，但江雪就是知道他一定会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恍惚间她甚至觉得，丁天民将骑着那匹白马呼啸着来到她的身边。

突然，大地震动了一下，房屋颤抖，树木摇摆，河水起花。江雪看到

几个行人摔倒了，一些小店里的物品纷纷震落。四方街一片哗然，人人脸上惊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细微的震动又来了几下。

“地震！”

“世界末日真的来了！”

有人大声叫喊着。人们瞬间空白的脑袋里被强塞进两个词，方始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难道世界末日真如预言的那样如期而至？这不再是电影情节，不再是小说构思，不再是网上胡扯，不再是饭间调侃？不再像以前盛传的许多个世界末日那样子虚乌有？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全世界的人们做了无数想象，但是谁都没有一点真正的心理准备。

各色店铺里的顾客和老板纷纷逃出小店，和街上人们撞在一起。狭窄的街巷里乱成一团，人们向各个方向奔跑。渐渐，许多人开始向四方街小小的空地上涌来。如要避震，这是玉江城中最空旷的地方了。四方街平时就游人扎堆，现在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

江雪所在的石阶非交通要道，她只影站在原地，看着人们像照片里胡乱的虚像一样，渐渐跑成一种疯狂的背景。而这个虚化的背景越来越近，向江雪压迫过来。所有人都发现手机根本打不通，手机网络也早没了。江雪试了试，果然如此。她念及亲友，心中焦急忧虑却无能为力。她又想到丁天民还在玉龙雪山下的那什海边，难道他们永远不能再见一面，今天已成今生？她已不能就在原地等待，于是奋力冲开人群，离开四方街，沿着东大街奔跑。

一路都是惊慌的面目，江雪艰难地人海中跋涉着。有人被挤到了路旁的溪水之中，一声惊呼却发现溪水很浅，摔倒了也不能淹到脖子。仿佛源头已经不再注入新流，剩下的越流越少。江雪灵机一动，纵身跳入河中。人群的阻力已经远远大于流水的阻力了，于是她另辟蹊径，溯溪而上。清冽的溪水打湿了她的裤腿，她踢起一路水花，低头探过一座座木桥。其他人很快发现了这条捷径，纷纷跳入河道中奔跑，一时又造成阻塞。更有聪明灵巧者，直接爬到了树上，独享安宁。但是又有人效仿，有的树木经受不住攀爬者沉重的身躯，吱呀一声折断了。

突然一棵树上有人发出惊呼：“玉龙雪山！玉龙雪山！快看玉龙雪山！”

这时古城似乎不再震动，人们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远处的玉龙雪山。江雪抬头望去，雪山上仅有的白雪正发生雪崩，就像一匹白马抖了